



鸟兽悲歌

郎耕著



化学工业出版社

鸟兽悲歌

郭耕

著



化学工业出版社

· 北京 ·

(京) 新登字 039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鸟兽悲歌/郭耕著. —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5. 2
ISBN 7-5025-6582-5

I. 鸟… II. 郭… III. 动物-普及读物 IV. Q9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01920 号

鸟 兽 悲 歌

郭 耕 著

责任编辑: 侯玉周

文字编辑: 何 芳

责任校对: 宋 玮

封面设计: 关 飞

*

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里 3 号 邮政编码 100029)

发行电话: (010) 64982530

<http://www.cip.com.cn>

*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市彩桥印刷厂印装

开本 787mm×1092mm 1/32 印张 11 1/4

插页 2 字数 209 千字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2005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25-6582-5/X·597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该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者, 本社发行部负责退换



犀牛之死



野马雄姿

奇兽霍加貌



古碑前的麋鹿群

示美



天鹅与麋鹿



笔者为参观者讲解麋鹿沧桑

躲进玉米垛的耗子



但愿我在笼中，
换雪豹一个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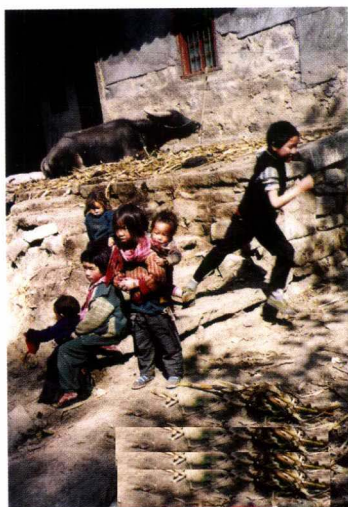
印度狮



印度街头，大象与汽车同行

屡遭剥皮的小豹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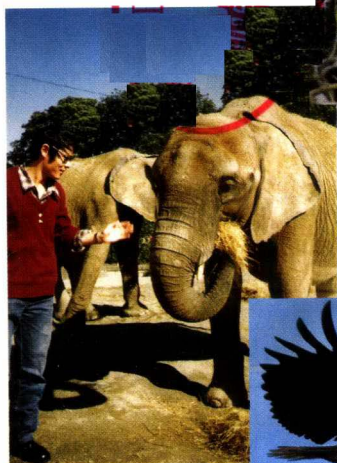




西部农村的人口与贫困



小鹿降生



笔者在动物园工作照



美国国鸟——白头海雕



岷山云海，
恍如仙境



搔首弄姿的小狐狸



神牛挡道



湿地游禽



冠鹤情侣



控制鼠类的猛禽



漫山墓地——奢侈地死去



斑马丽影

为了鸟兽，奔走呼号的特殊灵长类

——郭耕

(代序)

达尔文曾讲过：“生存下来的物种并非最强壮的，也不是最有智慧的，而是那些对于环境变化最敏感的生物才是最优秀的。”我个人的理解是：作为自然界灵长类中的高级动物——人类，同样面临环境的变化与适应问题，而对问题的深刻理解与思考，能够从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中敏感地领悟到“适度消费”、“生态道德”、“动物与人类是朋友”、“地球是共有的家园”等思想，为自然保护事业奔走呼号，为了鸟兽维权“长歌当哭”、并唤起人们行动起来的人是善良的、睿智的、优秀的，郭耕就是其中的一位。

郭耕的头衔很多，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青联常委、民革北京市委常委、民革大兴区工委副主任、大兴区政协副主席、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副主任、北京麋鹿苑博物馆副馆长、副教授级高工、自然之友理事、北京动物学会理事、北京科普作协常务理事、北京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专家组成员、共青团北京市志愿科普顾问、《野生动物》杂志编委、《生命世界》杂志编委……他自己就简单了，以“东郭先生”自称。

1983年，毕业于人民大学的他，先是在北京农工商开发贸易公司从商，因业绩突出，1985年就曾获得过“北京市新长征突击手”的称号。

1987年，他开始转行，在北京濒危动物中心工

作。我们从那时开始认识，也为有了这样一位对动物特别喜爱与执著的同行感到高兴。

曾任北京濒危动物中心灵长类研究室主任的郭耕，很早就作为“中国灵长类饲养专家”被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派往爱尔兰都柏林动物园工作，之后还进修、考察，到访过美国、印度、德国、新西兰、朝鲜等许多国家，用他的话就是去过西天取经——吸取国际自然保护与环境教育先进理念。

1994年，郭耕任北京濒危动物中心的教育基地主任，并主持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迁地保护中的公众教育课题”，开始著书，《世界猿猴一览》是其处女作。

1993~1994年，郭耕参加中美合作“绿尾虹雉繁殖研究”课题，承担野外考察部分工作，该项目获得“国家林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1998年夏至今，郭耕在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暨北京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心、北京南海子麋鹿苑博物馆专职从事环境教育工作。此后，他的科普热情竟一发而不可收拾，用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曹凤国院长的话就是“走火入魔”搞科普。

的确，因职业和信仰，郭耕甚至不吃肉了，不吃鸟兽之肉。

1999年，他在麋鹿苑设计了警示教育项目——世界灭绝动物公墓，并出版《灭绝动物挽歌》一书。此后，由于他的勤奋敬业、笔耕不辍，在环境保护科普教育方面做出了特殊贡献，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肯定，各种荣誉接踵而至。

1999年，郭耕获中宣部、科技部、中国科协颁发的“全国科普先进工作者”荣誉证书。麋鹿苑也获得了“国家级科普教育基地”的荣誉称号。

2000年，郭耕著有《为保护环境随手可做百件小事》一书；4月，还分别获得“北京市十大杰出青年”、全国环保界的著名奖项“地球奖”；12月，郭耕的文章“珍妮·古道尔和黑猩猩”被选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辑出版的全国初中语文实验教材第二册，从教材目录上可以看到，郭耕名字的上方是现代作家席慕容、贾平凹等，下方是古代作家刘禹锡、周敦颐等，对此，他的得意之情每每溢于言表。

2001年，他所著的《鸟兽的绝唱》一书获得全国科普优秀图书一等奖和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还分别获得“民革全国先进党员”荣誉、“首都劳动奖章”；所撰“让麋鹿先回英国躲躲”一文，获得“北京新闻奖二等奖”。在北京麋鹿苑中，他创意的“世界灭绝动物公墓及东方护生壁画”警示教育项目，获得2001年福特汽车环保大奖提名奖。

2002年，由于郭耕的博学多才、能言善讲，被北京科技周组委会评为“科普大使”。

2003年，郭耕编写出版了《猿猴亲仔图》、《灭绝动物挽歌》。《鸟兽物语》一书还获第五届全国优秀科普作品二等奖、第一届北京市优秀科普作品奖。当年，在抗击“SARS”工作中，他作为科普大使，从人与自然关系角度撰文“果子狸，我是无辜的”；从文史角度撰文“从非典想到南苑避痘”；将科学的理念告诉给人们，并将麋鹿苑良好的生态环境为抗击

“SARS” 第一线人员的子女服务，获得市委市政府颁发的“首都抗非典先进个人”。

2004 年，“禽流感”出现，他撰写了“从人类养禽史审视禽流感”，还在电视台、电台等多次参加关爱生命主题的节目。同年，还分别获“北京市科普先进个人”、“北京市动物保护先进个人”、“为首都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统一战线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面对荣誉，他认为那只是一种鼓励形式，内容的真切才是科普作品的生命力所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普法》强调科普要坚持“群众性、社会性、经常性”，对此，郭耕认为，科普工作的风格应是“因人而异，有教无类，深入浅出，互为科普，亦庄亦谐，春风化雨，甚至嬉笑怒骂，皆成科普”。作为科普人士，或曰科普大使，如何才能发挥好作用？他的感受很简单，即“一二三四”：一根筋、二踢脚、三爪猫、四不像。“一根筋”指精神上的执著，一心一意，痴迷于所追求的事业。“二踢脚”指学识上的多元性，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科普人士要触类旁通，向文武双全、文理贯通、中西合璧、古今兼容努力。“三爪猫”指不拘条件，什么场合都能对付，海陆空，全天候，大中小（学），对谁都能科普。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可能大家不知道，为鸟兽慷慨悲歌的他，还真的爱唱山歌。“四不像”指角色，在自然科学知识普及教育工作中，像教师不是教师；在动物科学研究上，像专家不是专家；在麋鹿苑的生态道德教育设施讲解工作中，像导游不是导游；在科普文章和书籍的撰写上，像作家不是作家。

由于“一根筋”的科普追求和心驰神往于科普天地，近年来，北京麋鹿苑的科普项目可谓创意频频，以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生态文化为主旨的警示教育项目接踵出台——麋鹿沧桑展览、动物之家游戏、灭绝动物公墓、东方护生壁画……在北京市科普工作联席会支持下建立的“北京濒危动物诺亚方舟”及配套的“仿真标本展示”已经亮相，2004年创意的“滥伐的结局雕塑”、“麋角三足鼎立纪念柱”、“鹿文化诗歌座椅”相继推出，“鹿类动物馆”正在建设制作中。这些寓教于乐的另类构思、意味深长的象征韵味及东西方文化交融的视觉效果，将成为科普领域又一道独特靓丽的风景线。

郭耕说，他的耕是笔耕不辍的耕，他的座右铭是“杜鹃啼血声声唤，不信绿色唤不回！”现在，他有看不完的书、讲不完的课、做不完的节目、写不完的书。我与关注环境的人们一样，期待着郭耕写出更多的书，讲更多的课，做更多的节目，唤起更多的人加入到保护自然、关爱鸟兽、保护环境的行动中来。

为了未来更加美好，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让我们大手拉小手，小手拉大手，共同努力：只要有爱心，只要有信念，只要有行动，绿色家园就会生机永远，“万类霜天竞自由”。

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

张林源

2004年12月



这是一个生命恣意、鸟兽和谐的世界，每当我在晨昏之际，漫步于京南 960 亩的麋鹿苑时，总会为那春花、秋月、夏风、冬雪之季节变换所带来的“可遇不可求”的生机而悸动。穿过湿地水面柔曼的雾纱，间或有野鸭扶摇而上；猫头鹰宛如天籁的夜半歌声，时不时小夜曲似地在枕边奏鸣；草木扶疏的荒野深处，是豹子回眸时晶莹的双睛……

一天，晨霭中，我在独自观鸟，一只迷离的野兔迎面而来，它肯定是把伫立不动的我，当成是一棵枯木，而不是人，好吧，我情愿被误解，当野兔一蹦一跳半信半疑地来到我脚下时，我禁不住内心的感动，下意识地伸出迎接之手，可惜，此举竟打破了人与动物间短暂的美梦，兔子忙不迭地回头就逃，瞬息间没了踪影。

人与动物的故事，在我们的生命历程中，可能都会发生，或都曾发生过，只是有人在意，有人漠然。

我当然属于太在意的那一类，我曾以现代东郭先生自诩，毕竟，家住城东，爱惜包括狼在内的生命，更希望代表动物面对人，致力于将动物世界人情化、人性化、人格化，弥合人与动物本不该存在的那条鸿沟。

但是，工业人惟我独尊的脚步，已经走得离自然愈来愈远，“惟利是图”、“谋财害命”、“见利忘义”、“欲壑难填”得难以自拔，所以，有人说，与强调经济高速发展格格不入的环保人士，是一些具有“反人类倾向”的异类，我说，我当然热爱人类，但坚决反对“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恩泽鸟兽，荫及子孙！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就是永续发展，而打着“以人为本”的旗号，只计眼前发展，却无视生态权利的急功近利之举，才是欲置人类前途、子孙利益于不顾的“败家子”。

诚然，在当今的工业社会里，我们这些强调“天令其亡，必令其狂”（老子）警语的绿色人士，似乎显得有些不合时宜。甚至，有的环保人都怀疑自己的环保抱负会不会劳而无功、所付出的努力能否终将奏效？对此，大地伦理学的创始人利奥波德有过如此之灼见：“我们也许永远不会实现人与大地的和谐，就像我们不会为人们求得彻底的公正与自由一样。但是，对于这些远大的抱负，重要的不是去实现，而是去追求。”说白了，就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这与我们古老的东方宗教不谋而合，的确，我们在远离自然的同时，也在日益远离着先贤的见教。

作为麋鹿苑的自然保护科普工作者，近来，我比较关注古人涉及麋鹿的言论，《庄子》有“人与麋鹿

相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杜牧有“汉漫谁游夕照中，麋鹿心知自有群”。《孟子》有“孟子见梁惠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有此不乐也’”。这是东方哲人关于人对其他生命态度的精彩对白。记得，西方生态伦理学家约翰穆尔也说过类似的话：“人类的爱、希望和恐惧，与动物没什么两样，它们就像阳光，出于同源，落于同地”。其实，人本身不就是灵长类一员、动物界的一种吗？

有人曾用别人问庄子的这句话问过我：“子非鱼安知鱼之乐？”那么，庄子是怎样回答提问者的呢？答：“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这是从主观上强调，既要认识自己，也要理解异类。在如何处理好人与动物的关系上，我们还不妨经常从客观上做换位思考，这样，很多人与动物关系的难题就会迎刃而解。我在麋鹿苑设置的动物之家系列游戏：大燕窝、大蜂巢、大蛛网、大鸟笼……便是此意。

生命苦短，聚少离多。在麋鹿苑，曾生活着一对两小无猜的丹顶鹤，可就在它们刚刚换出成鸟那黑白色的羽毛时，其中的一只便惨遭不幸。人们常说，丹顶鹤一旦丧偶，终生不再嫁娶，可出乎意料的是，那另一只孤独的丹顶鹤竟跟一只有同样丧偶经历的灰鹤结成了相依为命的伴侣。真不知这该是喜剧，还是悲剧。如果说是喜剧，那是大自然不拘礼数的天作之合；若是悲剧，那又是谁造成的呢？都说动物可爱，那都是自然赋予的；其实，动物的境遇更可怜，这可怜的状况却是我们人类一手强加的呀。